

〇〇〇善戰者服上刑辨

夫君子之聞鼓鼙而思將帥也。詎敢一



哉。自孟子有善戰者服上刑之論。而後世之韎韝

自負者。猶慄然心驚曰。善戰者罪至此乎。夫孫吳

伏尸豈壇上之趙括。反為寶臣。而廉李懸首。寧塵

下之騎。刳轉推俊物。噫。此一軍盡雌者。將無李營

莫辨。女子氣。而韓席不耻。婦人粧乎。幾何不驅健

兒。為妾婦也。不知服上刑之說。乃尤伊強戰罪。彼

殺人。而以是語律無名之師耳。外此。則上賞宜膺。

可屈鄒淳

冷然以解

霞綺輕
日光出
帶紆連
影來點
欲拙天
脩琢直
鬼斧

以段莫不
詳整

而。上。刑。弗。及。焉。一。曰。善。戰。以。定。新。鼎。如。韓。彭。之。競。
鞭。于。漢。而。尉。李。之。齊。鑣。于。唐。者。是。也。倘。盡。置。上。刑。
則。人。主。安。能。以。十。指。定。天。下。而。矐。分。瞻。烏。者。將。以。
其。民。為。傷。弓。之。鳥。不。能。已。而。用。戰。所。謂。以。殺。止。殺。
也。若。新。鼎。已。固。而。有。倡。匈。奴。之。可。擊。陳。高。麗。之。宜。
伐。者。乎。則。請。以。殺。人。論。一。曰。善。戰。以。復。故。宇。如。雲。
臺。諸。將。之。策。勳。東。漢。而。李。郭。之。揚。名。中。唐。者。是。也。
倘。盡。置。上。刑。則。人。主。安。能。以。再。造。靖。五。服。而。區。裂。
逐。鬼。者。將。以。其。民。為。懸。厨。之。鹿。不。得。已。而。議。戰。所。

謂。以。殺。止。殺。也。若。故。宇。已。歸。而。有。言。玉。門。之。師。宜。
渡。藩。鎮。之。兵。可。連。者。乎。則。請。以。殺。人。論。一。曰。善。戰。
以。延。末。運。如。陳。和。尚。之。扶。金。于。將。傾。而。察。罕。之。翊。
元。于。垂。覆。者。是。也。倘。盡。置。上。刑。則。人。主。安。能。以。尺。
組。繫。九。鼎。而。基。搖。蛇。噬。者。將。以。其。民。為。膏。釜。之。魚。
不。得。已。而。主。戰。所。謂。以。殺。止。殺。也。若。末。運。方。顛。而。
有。畏。拓。拔。之。逼。輒。議。擊。北。涼。懼。蒙。古。之。凌。反。謀。侵。
南。宋。者。乎。則。請。以。殺。人。論。一。曰。善。戰。以。禦。外。虜。如。
李。牧。之。獨。抗。匈。奴。而。張。韓。劉。岳。之。共。拒。女。直。者。是。

也。倘盡置上刑。則不稽顙而牧馬者。將搏黔黎。如羊豕而供其生。餓不得已而謀戰。所謂以殺止殺也。若外虜已遠。而有越太原之界。敢啜吉甫勳。微勒燕然之石。輒誇竇憲功高者乎。則請以殺人論。一曰善戰以靖內寇。如朱雋皇甫等之共勦黃巾。而克用全忠輩之羣芟黃巢者是也。倘盡置上刑。則不佩犢而帶刀者。將獵蒼生若雞犬。而恣其熟食。不得已而亟戰。所謂以殺止殺也。若內寇已掃。而有襲樂鄉之降賊。幾血丹寵洲。掠石頭之遺氓。

五段如五
之歷屆
仙掌之
無上際春
月以蒸雨
日全奇

且啼徹京邑者乎。則請以殺人論。其各服上刑也。一如孟氏刑書行。此可蒼分而皓判者也。他若邳支之矯伐。頡利之遠襲。黠矣。他若屠城有三百之。繁洗郡僅三人之餘。酷矣。勞若甘陳功。若李靖。望若耿弇。伯顏等。將林大勳。而列上刑乎。則君子又為之酌順逆。準功過。而謂此數子者。均當末減。夫刑服上而法稱平者。其惟長平之坑降乎。乃吾以長平之行坑。與汴京之止屠。相提以論。而又不能無疑于天道。夫行坑者。白起也。死者以四十五萬。

而止屠者耶律楚材也。生者亦以百四十萬。乃當年杜郵之賜。僅以一軀償而起死肉骨。如楚材者。若數蟻而較雀。必纍珠以疊環。何人不如物乎。抑天道夢夢。果不可問乎。故善戰者服上刑。一語正以人刑補天刑之不及。而為千百年後著一殺人。之明律者也。夫殺人者有刑。則生人者有賞。刑首自起。而賞先楚材。君子以為得刑賞之平矣。若不合強戰以律善戰。而謂善戰者。槩不別行刑。則是終纓可罷。請班筆可輟。投而解其兜鍪者。當相與

奇快

說首而承諸葛之巾幗也。嗟乎。彼金匱六韜諸篇。得無教後世以善戰而階之大厲乎。若問首禍當罪太公。

論戰于戰國。宜辟犖猛者。以留黔首之生機。論戰于今日。宜登武勇者。以出蒼生于死地。所謂刑法世輕世重也。若能以血戰消絕塞之烽。息潢池之兵。方將裂土可以鉄鉞加之哉。一辨破武夫之異儒。卽以脫十庶于刀砧。大有造于今日也。

河陽壁壘。意氣與旌甲皆新。不似封常清之卒。伍。祇堪悅目。

○○○吳三娘傳

予所聞吳貞婦事。蓋得之同寅廖而翁。而翁福之。晉江人。婦亦晉江人。故言其事甚悉。婦姓吳氏。三娘其名也。三娘爲女時。以穠艷稱。見而嘖嘖者。皆有娶妻當得麗華之美。其所謂表兄。則因伊父母無子。而撫母舅之子爲子者也。齒稍長。故三娘以兄呼云。及三娘旣笄。母亡矣。父以適同里人。同里人不記姓名。蓋無賴子也。甫半月。無賴子忽語三娘云。吾將去汝父家。三娘唯唯踰數日。去者杳然。

薄命根芽
產此矣

定評

疑亦是

疑實

無賴子
無賴者又
當于無疑
中求其疑
方可不冤

于疑中得
無賴者又
當于無疑
中求其疑
方可不冤

其舅姑疑焉。問之三娘，則曰：彼過吾父耳。及往問其父，則曰：吾未見婿。忽一日，得無賴子所遺一履于荒丘間。舅姑始而慟曰：人殺吾子矣。既而疑曰：殺吾子者必婦也。婦雖不殺吾子，吾子繇婦而死，蓋疑三娘為處子時，與表兄私通，故害無賴子者表兄耳。于是執鞋與人，俱鳴之官。時左方伯竇公亟召三娘詰之，則佳麗人也。公心念有婦如是，不半月而棄之。此非人情。三娘之夫定死矣。時三娘日受榜箠，終無撓辭。而父與表兄不勝其痛，則自

誣服。于是索尸不得，則一榜不已，而再再榜不已。三不數月，父與表兄皆病瘡死。三娘仰天大慟曰：吾安歸乎？惟有一死耳。然亦不遽死，其繫獄也，薪水不給，則為人縫緝以糊口。有哀之者曰：若何不？死三娘曰：死易耳，與其啣冤而白之上帝，不如忍耻而雪之人間。吾心明則身死耳。越三載，無賴子忽自外歸，里人驚詢所之，曰：道遇一變童，心好焉。故隨之，與東耳。至問其留鞋何意，則曰：吾以絕家人望。時三娘聞之，愴然撫心曰：有是乎？出獄後，姑

一字一痛
心一字一
髮堅

死似過情
亦無託

快事

甚矣聰明
不可不慎也

停步空舍中。召無賴子詰之。曰：吾與若大義絕矣。一言而死耳。若死吾父兄若玷吾名。僅以一龍陽耶。且半月衾枕三載。囹圄若之。捐予苦予也。負心哉。無賴子赧不能對。惟牽衣謝過。于是三娘絕裾而去。曰：訣矣。訣矣。手持一牒。嗚嗚訴堂下。堂上人忿無賴子重撻之。慰諭三娘使歸。歸之夕。即自縊死。無賴子復踉蹌遁去。不知所之。

外史氏曰：余過台州。台守傅公為予言。有一盜入人家。淫其美婦。復斷婦之兩足去。及問以斷足何意。則云：愛其纖纖。不忍釋手耳。公命脫盜足杖之。百甫出門。盜兩足俱折而死。噫。安得以傅公之報盜者。而報無賴子哉。雖然。胎之禍者無賴子。實其事者。方伯公也。一意稍偏。三命隨之。嗟乎。折獄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嗟乎。貞婦具是麗容。更有是表。兄值是遺鞋之無賴子。羣冤集矣。其不死也。幾希。倘死于刑。而有誣服之父兄。無復歸之無賴。則終有白之上帝耳。何以明其心。此所以致警于司刑也。

寫貞婦之貞勇大有生氣。

○○○李舜傳

李舜金壇人。予乳母之夫也。予祖母金壇人。故舜亦同乳母至。初事予祖宗伯公。以其鯁直也。故命侍予。時予以髻剪之年。新從童子師。而表兄趙繩武。并兄海弟冲。皆同學。每塾師出。則率三兩釋童輩。為柴槍紙佈之戲。角則嬉。傷則號。一堂內。或泣或笑。喧聲四徹。彼剗項之戰于垓下。而漢歌楚哭者。其亦兒戲耶。然一聞舜至。則肅然趨坐。如嚴師。到予弟冲幼好飲食。每趙氏諸奴先持壺飡至。則

亦無以異

見其舖餒甚甘而涎汨汨流泣亦嗚嗚下師顧予
 弟笑曰嬌兒耶舜每為予弟拭淚予兄弟又幼喜
 蟋蟀或循聲窺聽遇其跳躍狀則與表兄輩攘臂
 而攫如遺金逆旅而兩客子爭攫態舜每碎其籠
 掣其手終不敢有忤言其亦不冠不見之直臣而
 為童子者亦憚耶及予年長頗知嗜學蓋課予于
 家者則云伯諱長敷而課予于館者則云師趙諱
 貽典也每讀書至午夜兩目矇然下蔽則置醋于
 盂而吸之日遂豁然明而舜則益火烹茗時其寒
 又不可以
 謂之矣

寫態態然
 固亦翹汲
 類也

渴間或撫予臂曰郎君倦矣可少寢時諸僕同闥
 者皆睡聲雷動舜獨有呼必應有應必起蓋不啻
 慈母之祿弱嬰而恩斯勤斯也辛酉之役予兄洵
 入太學而予與弟冲俱赴秋闈小戰不勝以錄遺
 倖售時予有室矣諸僕成行舜語人曰是吾息肩
 時也郎君築予親舂錘勞即君耕予分襪襍苦今
 及見其成也幸甚自此後遂足跡不入予館每逢
 朔望則過從相勞他無所及惟孩歌嬰啼縷縷為
 撫掌之資而已乃所尤難者則舜一子一壻俱隨

予祖宗伯公同寓燕邸。時予祖與逆樞崔呈秀以他事不協。下石者日耽耽焉。適呈秀同年丘志充以銀三千饋而陰為傳送之郵者。其私人王家棟也。未幾為邏卒獲。呈秀亟召家棟至曰。吾能生死人。若供予則死。若供李宗伯則生。家棟一如所言。于是予祖以削奪歸。而執舜一子一壻。俱下鎮撫司。時兩僕顧志充曰。子為誰。而志充亦顧兩僕曰。子為誰。既又嘆曰。予與若主未識。一面未通。一刺而令。竟以此相累。耶獄成。竟為誣詞。以上于是亟

人心難死

善割情又非不及情

死家棟以減口。而枷兩僕于禮部門。不半月。其子死矣。時舜惟一子。傍觀者皆為哀慟。舜獨飲食言笑如平常。而夜則嗚嗚有聲。每語予曰。年老思鄉耳。而實則潛語。予僕曰。吾惟一子。寧不酸心。但其死也。以主而令。以予哀。故俾主有不安。于心者。予何以自安。斯言也。雖讀書知禮義者。何以加焉。辛未之歲。予赴南宮試。幸以捷聞。時舜喜動顏色。每趨踰宴會間。猶嬰繅甚。而暇則拉諸善飲者。日醉沽肆。雖倒囊不顧也。舜素有鎖核癖。見者頗訝其

豪舜笑不答。及予之以赴選行也。得明州司李缺。舜笑語觴友曰。郎君行矣。吾安能以螻蟻餘齒而埋骨他鄉。且成功者。退何必食報。請以一觴訣。同輩疑為謔語。不之信。歸即闔戶痛飲。以被掩面而逝。

外史氏曰。予自長安歸。問舜安在。曰死矣。為愴然泣下。夫舜一朴忠人耳。然有三難見。可而退。知機也。聞喪不哀。愛主也。視死如歸。達觀也。有此三德。是可與阿寄並傳。

朴忠二字。已為舜之定評。至所以傳其朴忠處。不惟畫肉。且畫骨矣。不直貌舜酷至。即其寫兒戲處。亦居然畫圖。

○○○閩闈紀異

予生平不信鬼神事。聞人言輒疑爲嚙語耳。乃于文章一途。尤持議甚力。謂江花爛于天巧。而蘇錐殫于人工。合天人而爲製文。成泣鬼神耳。豈乞靈神鬼者哉。及應聘入闈。得朱生亞茲于落卷中。而疑者不能不轉而信也。予記初入闈日。卽與郭夢吉年丈爲隣。夢吉與予叔少文。連鑣杏苑。而爲是科之戴經房。其以聘偕行者。則予同年楊維節。文章鉅公也。坐次間有疑孤經易起萋菲。而欲以書

義去取。先授權于各房者。其議創自麟經房。時正
考勝千馬公。與副考澹餘劉公。皆力主其說。迨延
至本月之廿四。則入兩孤經房。如過楊氏諸姨宅。
一色分而五色合矣。是夕也。纖月娟娟。炯如明鏡。
之在几。與文光相映。予與夢吉步睇移時。方闔戶
歸寢。而忽于夢覺。將半之際。微聞有嗚咽戶外者。
則漏下四鼓矣。予驚悟後。猶作楚楚四五聲。有餘
音無轉喉。同寢者皆噤不敢言。而夢吉亦驚呼從
役聲達予耳。予兩人各披衣起。相視而咤曰。此鬼

清言領

亦是鬼神
所使

聲耶。旋又笑曰。我輩盲雷。煥耳將無認璞為石者。
即卞氏泣玉之遺哀。而今特不以人以鬼者。耶。時
同號六七人。俱寂不聞聲。予兩人因心存其事。迨
日之方中。則兩主考呼予輩前。而持孤經諸落卷。
相校。謂前者所板。猶嫫媠並御耳。其分番更閱。而
俾媒若寒脩者。無不嫁之。娉婷可乎。予手持十一
卷以行。即首得亞茲卷。見其爛若花明。而純如錦。
簇此真未適之處。姊也。特即携示夢吉。轉呈副考。
到公謂當魁其經無疑。于是亟搜二三場以進而

栗局奇事

拔置案頭者先已為夢吉之掌果家珍矣。予一見喜甚，相與共閱一過，而見有火焚，誠有罪鬼泣，非無因。一聯予兩人，不覺同聲叫采，嘆息絕倒。夫華剖綉囊，藻分彩管，昔人皆艷為鬼授，而孰有以聲傳以句會如今之咄咄怪事者哉！兩主考聞之欣然曰：此殆奇士乎！天人協贊矣。遂以魁戴經云：而同時有余生颺者，卷入維節房，偶襲老泉數語，觸其素嫉，縱筆而揮，卷面者入紙深于入木矣。予焚香前祝，而滌而新之，閱兩晝夜，紙完好如故。

陰陵失道
豈口非天

不可無此
策勵

竟得雋去。又有侯生世淮者，卷入余房，維節決為掄元手，止因一語，叠見兩破，故猶豫不決，拆卷之際，維節約以口舌爭，而各房皆閉置室內，遂終落焉。維節顧予嘆曰：是兩生亦有鬼耶？予曰：夫余生有鬼，則効靈于紙上，而侯生有鬼，則作祟于腕下，天也，非人也。信如斯言，將令習舉子業者，月無映螢，無囊止以于澤神巫者乞數聲于啼鬼而已。巍然拔桂林之高座，與然則亞茲終以鬼售者與夫。亞茲之以聯飛旋也，予曾迎而笑曰：彼嗚嗚者，豈

收處亦老亦待

如書生之寄鵝籠以行而遊于帝都入于棘闥復為見影之作聲者耶亞茲亦笑不答亞茲名大紱閩之仙遊人予詢其同里先達則偃室不干而董帷日下者蓋閱三十餘年于茲矣

文泣鬼神無乞靈鬼神直是正論更讀後數語文人不恃鬼以售則緣之奇者可偶寧可倖耶蓋不欲以神道設教也

○○○痘神紀異

予所聞痘神事蓋得之東甌司李賀公云公諱久邵楚之湘潭人其以查盤至明州也為予言神事甚悉先因楚有一民家曾生數兒皆以痘亡于是夫婦忽發一願誓點竈燈其三年之勤勤心香者如初朝也偶一日有三人晝寓伊家而夜則示之以夢曰吾非人也神也為爾誠所感耳若簡吾臥闔上有衣存焉其亟衣女兒并為予廣衣他兒則效當立見時民家夫婦驚覺啓戶視之人杳然也

至誠感神
理固有之

走筆如走馬

惟衣存耳。衣之而效果立見。賀公為予言其奉神也。必潔若卮盂等物。或雜以穢。則神不至。賀公又為予言其事。神也必誠。或主人積日而懈。不則童僕等微加以譴。則其神至而復去。去則不驗。若其至也。則有求立應。然皆以夢傳。如家人父子之接語。可操券而取也。蓋其神先至民家。以一衣授而民家復傳之他家。以其衣廣授。凡諸兒之服此衣者。每逢七日則熱發而痘見。每逢十二日則痂落而體復。或見痘微少。則禱于神曰。兒毒未洩。恐他

皇

玄紀發

日復出。奈何。明旦視之。果益數顆。或見痘稍多。則又禱于神曰。兒年幼。恐不勝。奈何。明旦視之。果減數粒。其出痘後。或遇心煩腹痛諸症。則以清水一甌。捧置神座。跪禱。移時。色如墨。然若持以飲兒。則立止。噫。是何神也。予驟聞是說。心猶疑焉。謂神所賜者一衣耳。兒以及兒。其衣被幾何。賀公曰。不然。夫兒以及兒。亦衣以傳。衣取其貼膚接氣者。皆是不必盡神賜也。尤可異者。且傳衣之兒。必如傳燈相續。中滅則不燃。故一二行術家。每遇春秋

公餘錄

偶筆

四十一

風花水月
蕩漾成姿

二季則求者有如歸市。或博金錢以自肥。而時逢
冬夏則避熱畏冷。間同空谷之足音矣。于是行術
諸人反多出金錢覓兒于家。以接衣而傳痘異哉。
時同席聞是說者皆為愕然。于是賀公又指一兩
事以實之。謂其神甚廉。曾有一貧家止畜一豚。將
殺以迓神。神至而豚逸矣。迨兒痘已愈。神即以夢
告云。吾憐若貧。特為若藏之耳。容即還汝。明日而
豚果歸。且謂其神又甚信。先是賀公之太翁曾力
排其術。尋亦迓之于家。將為兩女祈痘焉。爾夜即

夢神語云。若昔曾謗我。于是太翁稽首謝過。越宿
而神方至。其兩女之應時而見如期。以落仍與諸
家等。一時窈窕揣摩者皆莫知為何神。適有一番
僧至。顧而嘆曰。若今亦至中國耶。諸人簇而詢之。
則堅不肯言。謂吾一言則神將去。汝曷若留神以
濟兒。便諸人唯唯而退。竟莫知為何神也。時子適
有兒三歲。亦以痘亡。于是慨然想斯神之靈妙。而
仰天長嘆者。恨不能為縮地之迓。賀公分袂之際。
因執手相慰。謂子不日返東甌矣。若多覓數兒往

衣其衣。神將繇楚而浙矣。予曰。幸甚。此神之德。亦公之德也。謹延頸跂足以待。

六合之內。何所不有。但齊諧怪異諸記。少此筆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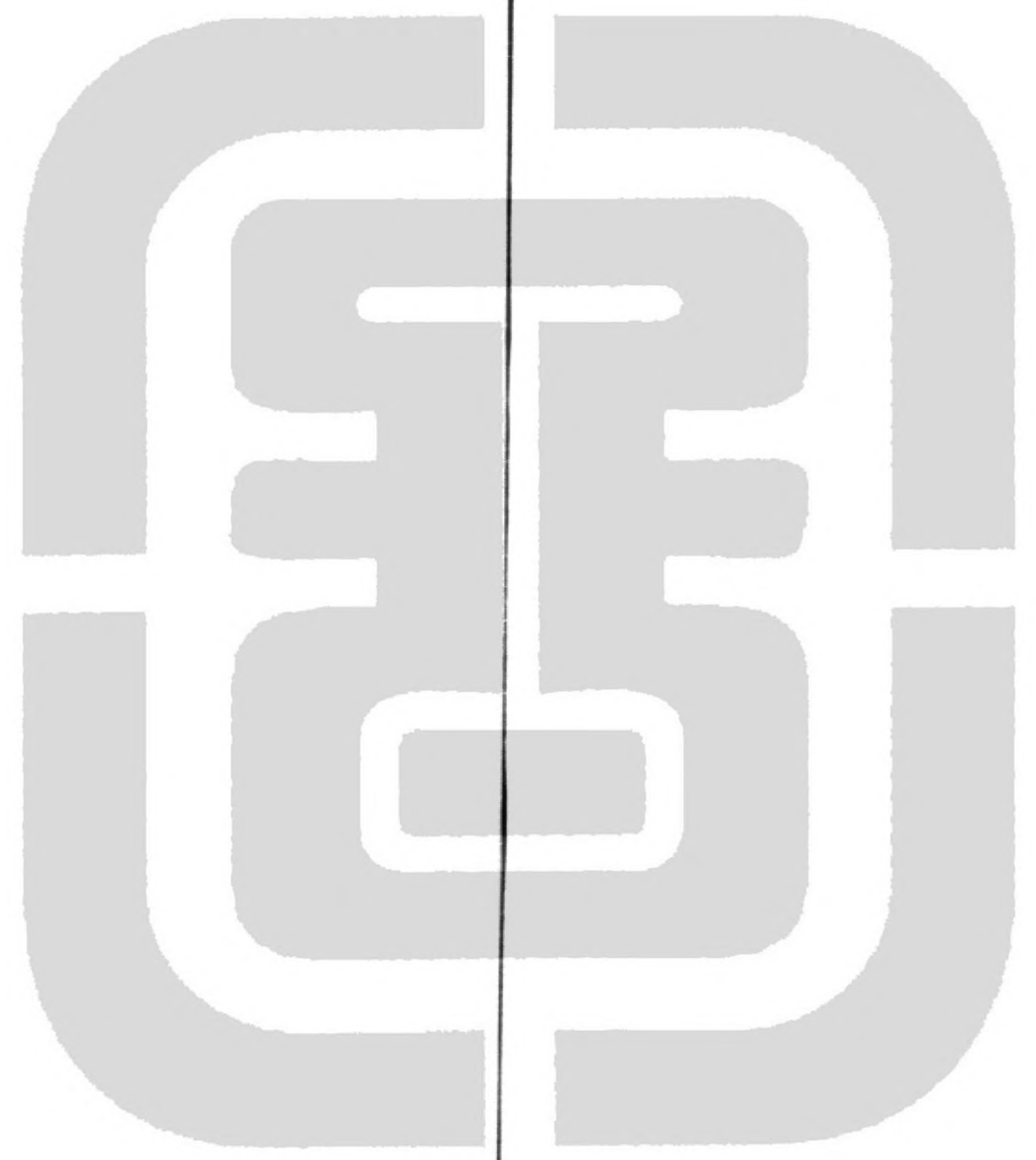
鴛籠書生。吞吐奇幻。層出層收。妍態俱極。

○○○題袁生丹六合刻乙卷跋

予初于詩四房落卷中。搜得袁生丹六合卷。見其高文典貴。瓌麗無雙。輒躍然起舞。夫商胡之得珠也。剖腹而藏之。予有藏心矣。時有起而相嘲者曰。今有喻于此。夫入秦宮以盜裘。而自私其裘。無乃不可乎。予聞斯言。啞然失笑。因挈而歸之。詩四房而中額已定。欲更不能置。夜光于中道。拾取無人惜哉。茲袁生不遠數百里。至明州相晤。始出其新刊丙子乙卷。繼又出其未刊癸酉落卷。予取而閱之。

則予叔少文先生曾以江石李署來應浙聘而津
津焉先得予心之同嗜者也。因思予今歲所取秦
生。竑經亦叔氏乙卷耳。往因一二疵語。爲主司所
駁。其所苦正與袁生等。夫秦生與袁生。蓋同門而
再矣。而予之知兩生。與予叔氏之知兩生。蓋一家
而合矣。秦生一不勝而再勝。袁生再不勝而三勝。
直不蔡而卜耳。何以卜之。曰卜諸其文。世有石函
中。物精徹斗牛而不終賞于望氣之雷。令者哉。因
囑袁生合而梓之。以爲左券。

盧駱可以暗中摸索。則具玄賞者。自同兩主司。
兩生皆可云奇矣。



公館録
卷之...